

彈評篇中

十五貫

秋翁改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前 記

“十五貫”是浙江昆苏剧团整理的一个昆曲优秀剧本，演出后得到全國戲劇界的重視，各剧种都把它改編作为教育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戲劇。我也把它移植到評彈曲藝中來，改成一个評彈中篇剧本。

在改編过程中，我曾經观摩了昆剧、京剧、越剧、淮剧、通俗話剧的演出，又参考了电影的映出；吸取众長，參以心得，寫成这一剧本。因为移植的緣故，內容不变，鋪排上有所抑压；也有所伸張，取其有利于評彈曲藝的演出。

这个剧本的分回，或有輕重不勻，演出时我希望与藝人同志們从長討論。表白与唱詞或有欠缺，亦望演出同志們的加工，能够丰富这个作品，不勝感激！

1957年3月8日，秋翥。

十五貫

〔中篇評彈〕

第一回 鼠禍、屈斷

〔表〕明朝宣德年間，無錫北門外橫巷有個開肉店的尤二叔，大家叫他尤葫蘆，今年五十歲，十年前娶個“二婚頭”①“家小”②蘇氏，帶來個女兒，從母姓蘇，名喚戌娟，生得标致聰明，不幸她母親在三年前已經亡故，如今留下父女二人相依度日。那尤葫蘆生平貪杯好酒，愛开玩笑，近來把肉店本錢蝕光，已經停業多日。今天好容易從臬橋大姨那里借得十五貫銅錢，又喝醉了酒，黃昏時候，肩上背了個錢袋，脚下踉踉跄跄回轉橫巷家里而來。

尤葫蘆：喔唷！百步嚟輕担，肩胛上好重呵！（作呃狀）哈！哈！酒是米做，弗吃罪過，三斤下

① “二婚頭”即再醮婦。

② “家小”即妻子。

肚，脚里有数。走吓！过了小石桥就是横巷了！正是一步重一步！

〔唱〕肉店关门心里焦，
为借钱到处去奔跑。
虧得大姨情分好，
她是直心腸不用我話嘮叨。
借我銅錢十五貫，
不枉我皋桥去走一遭。
明朝复業把猪來買，
新开老店乐逍遙；
啊呀！一路行來更已敲。

〔表〕听見打更声：勾各！勾各！鏗！鏗！

尤葫蘆：酒在口头，事在心头，已經到了横巷，这里是秦老伯的兴隆油酒店，待我敲门，喚醒了他，請他明天一早陪同我去買猪。

〔表〕尤葫蘆举手敲门：篤！篤！篤！

秦古心：外面是那一个？

尤葫蘆：〔裝女人声音〕是奴家呀！

〔表〕秦古心是尤葫蘆的鄉鄰，开一片兴隆油酒店，今年六十三歲，是个正直誠懇的做生意人。他听得有人敲门，点亮了燭台，开出門來觀看，原來是尤葫蘆。

秦古心：哈！哈！我道是那个，原來尤二叔，你……

做样的，可是又喝醉了酒？

尤葫蘆：（指肩胛上錢串）秦老伯！你看！

秦古心：（吃驚）呀！这許多串銅錢，那里來的？

尤葫蘆：是我拾來的！

秦古心：那里拾得到这些銅錢，你又开玩笑。

尤葫蘆：老伯！告訴你，我向皋桥大姨那里借到十五貫銅錢，明天請你陪同我去買猪，又得老店新开了。我好快活呵！

秦古心：好！明日陪你去，你肉店复業，我的油、酒也好多做一些生意。你好好回去睡吧！

尤葫蘆：老伯！明天清早，你來喚醒我呵！

秦古心：知道了。你当心脚下，走好了！

尤葫蘆：明……明……明朝会。

〔表〕秦古心望着尤葫蘆走到他自家門首，然后关門睡覺。尤葫蘆在自家的門上篤！篤！篤！敲了几記，同时叫喚他的女兒！

尤葫蘆：我的好女兒開門，窮爺回來了！

苏戌娟：噢！來了！來了！

〔表〕苏戌娟正在她自己房內做活計，等待她父親回家；听得敲門呼喚，連忙執了灯台，走到外間來開門。

苏戌娟：可是爹爹回來了？

尤葫蘆：是你的窮爺！

〔表〕苏戌娟开了門，尤葫蘆掙着沉重的錢袋，跨進門檻，要緊踏到床前來。

尤葫蘆：喔唷！好重呀！肩胛也压坍哉。

〔表〕苏戌娟拴上門，把油灯放在桌子上，回头過來，看見爺帶回來这許多銅錢。

苏戌娟：（又驚又喜）爹爹！这錢那里來的？

〔表〕尤葫蘆心想：待我騙她一騙。

尤葫蘆：戌娟！你猜猜看。

苏戌娟：莫不是爹爹借來的？

尤葫蘆：世界上那有这样好人，肯借这許多銅錢給我！

苏戌娟：如此，是那里來的？

〔表〕尤葫蘆把錢袋放在枕头底下。他的老毛病又發作了，編出一番話來，裝腔做勢的騙騙他的女兒。

尤葫蘆：我的好女兒吓！窮爺事到如今，也不能瞞你了。今天路上碰見城里王員外，他要買个陪嫁丫头，陪他女兒出嫁。窮爺把你賣給他了。这十五貫就是你的身价銅錢。

〔表〕苏戌娟一听，心里着急。

苏戌娟：爹爹！你可是騙我？

尤葫蘆：啥人騙你！錢已收了。好女兒！今夜你还是我尤家的女兒，明天便是王家的人了。

苏戌娟：爹爹！当真？

尤葫蘆：当真的！他們明天一早來接你，你好好去服伺王家小姐。

〔表〕苏戌娟一陣伤心，双手掩了面孔，哭到自家房里去。尤葫蘆听得女兒的哭声，倒勿忍心起來，要想对她說穿。

尤葫蘆：啊！女兒！你來呀！

〔表〕苏戌娟已經踏進自己的房間，沒有听得。她進了房間，点了盞油灯，想想实在伤心，就放声痛哭起來。

尤葫蘆呢！酒痴糊涂，那里知道女兒的悲痛，也那里知道一句戲言惹出一場禍事來。

尤葫蘆：（咕白）就騙她一夜，明天与她說个明白也吧。

〔表〕尤葫蘆一陣酒涌上來，和衣倒在床上，便睡熟了。

苏戌娟在她自己房里，伏在桌上，泪如雨下。哭了一会，又呆呆思想：自己隨娘嫁到尤家，虽然不是他親生，他扶养了我十年，待我也不錯，自从母親去世，内外都是我一人照料，他也少不掉我这女兒，为何要將我出賣呢？为人奴婢，那有出头之日，我是不愿的。再一想，呀！莫非是爹爹哄騙于我？我一定要向他問个

清楚。苏戌娟站起身來，走到房門口。

苏戌娟：爹爹！爹爹！（咕白）哎呀！他已睡熟的了。

〔表〕苏戌娟望見尤葫蘆枕下的錢袋，露出一只角，心里又想到：他不是將我賣掉，那來如許銅錢？我何必問他。唉！定然將我賣了无疑。她回轉身來，走到床前，坐在床沿上，想到她生身的母親：若然母親在世，一定攔阻他不許將我出賣的，可憐我親娘已去世了呵！

苏戌娟：哎呀！母親，娘呀！

（唱）可憐我孤苦伶仃苏戌娟，
肝腸寸斷泪双懸。
今朝繼父將奴賣，
不當親生一樣看。
為人奴婢如牛馬，
万苦千辛吃不穿。
我若逃往他鄉无靠傍，
听从父命一生完！
眼前若有親娘在，
不讓女兒到這般。
如今娘親去世誰憐惜，
縱使哀求也枉然！
我是心乱如麻无主意，
好比汪洋大海里小舟船；

浪打船翻要一命捐！

(咕白) 想我不是他親生骨肉，求他无益。想母親有个同胞姊姊，是我的姨母，住在皋桥，平日待我甚好。她說道：“若为难，前來見我。”我不免前去求她，請她來劝我爹爹退还賣身錢，豈不是好。現在危急之時，片刻也停留不得，待我連夜前去便是。

〔表〕苏戌娟吹滅了自己房間里的灯火，來到外間，看見父親睡得正熟，她就輕輕的掩出大門，心急慌忙，來不及拉上兩扇大門，便往皋桥而去。

那时候，將近四更，从东巷尽头來了一个人。

婁阿鼠：(念千板) 我叫婁阿鼠。

勿做生意勿种田，
賭場里向撈兩鈔。
爺娘生我一双手，
偷偷摸摸動本鈔。
只恨賭神菩薩勿帮忙，
袋里輸空騙來錢。
要想翻本翻勿轉，
落搭去尋活神仙！

(白) 人家說我“活手”，只恨在內行面前，

“王貨骰子”① 难以下手，弄得“强盜打官司場場輸”，一无法想。

〔表〕婁阿鼠，是橫巷里一个无賴賭棍，平日里能騙則騙，能偷則偷。生得獐頭鼠目，上身穿件黑布短褂，下身穿条猪管头褲子，腰里束条草繩，拖了鞋皮，敞开了胸。他剛从賭場內輸光了錢出來，从胸前摸出一副灌鉛骰子，掂了掂分量，仍旧塞在袋里。

他一眼看見尤葫蘆肉店的大門沒有关上，透出燈光來，便掩了進去，輕輕叫喊。

婁阿鼠：尤二叔！尤二叔！

〔表〕尤葫蘆睡得正熟，鼾声大作，沒有答应。尤葫蘆又对內房輕輕喊了兩声。

婁阿鼠：大姐！大姐！

〔表〕內房也沒有人答应。婁阿鼠一想运道來哉，轉眼看見刀架上有一柄肉斧，便偷在手里，要想溜走；忽然看見尤葫蘆躺在床上“打昏”②，枕头底下露出一串銅錢。阿鼠又驚又喜，他随手把肉斧在肉案上一放，掩近床前，看得真切，蹲下身去握住了錢串用力來抽，抽出一大段，因为后半段被枕头压住了，

① “王貨骰子”是一种灌鉛骰子。

② “打昏”鼾声。

就用嘴來咬，最后双手用力一抽，“扑落托”，那錢串落到地下。阿鼠急切之間把它背上肩頭。尤葫蘆酒在肚里，事在心头，覺得枕头边有声音，馬上坐起身，跳下床來，扯住阿鼠的頸皮，夺下錢串，高声叫喊。

尤葫蘆：不好了！有賊！有賊！

〔表〕婁阿鼠眼看銅錮已經到手，自然舍不得放手，就搶奪起來。尤葫蘆力气比阿鼠大，現在看清是阿鼠，便提名叫喊。

尤葫蘆：婁阿鼠！你欠了肉錢不还，却來偷我的銅錢！

〔表〕尤葫蘆扯住阿鼠頸皮不放手。阿鼠見不能脫身，伸手从肉案上摸到一柄肉斧，对准尤葫蘆咽喉里就是一勒，鮮血直噴的噴出來。尤葫蘆吃了痛，倒在地上。婁阿鼠还恐怕他不死，对着他頸里加上一斧。

婁阿鼠：尤葫蘆！尤葫蘆！莫怪我婁阿鼠手下无情，我是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扳倒葫蘆潑掉油！

〔表〕阿鼠丢掉肉斧，拿起錢串，要想逃跑，忽听得門外敲更的声音：勾各！勾各！鏗！鏗！鏗！鏗！

阿鼠急忙吹滅了油盞火，躲到床背后去，等待更夫过去。順手从枕头下面摸到錢袋，把

已抽出的錢串裝進袋里。因为心急慌亂，有半貫錢散落在地上，也來不及拾起來，側耳一听，听得更声远了，便从床背后竄到床前來，“各篤”一声，落掉一副灌鉛骰子，阿鼠沒有覺得。他背了个錢袋掩出大門，四顧无人，便一溜烟逃往家中。

直到天明，秦古心來到尤葫蘆家里，發現尸首，驚喊起來。四鄉鄰听見喊声，也都赶了來。婁阿鼠換去了血衣，裝做若无其事，也來袖手旁觀，听众鄰人紛紛議論。

鄰人甲：啊呀！尤葫蘆死得可怕。

鄰人乙：滿身是血，想必被凶手用肉斧砍殺的。你們看，凶器在他的身旁。

鄰人甲：要問秦老伯，你怎样發見他被人殺死的？

秦古心：昨夜黃昏，尤葫蘆來敲我的門，我見他喝醉了酒，肩膀上背了个錢袋，他說向皋橋大姨那里借到十五貫銅錢，肉店又可復業，叫我一早陪他去買豬。我眼望他走到自己門首，才关門睡覺。今天清早，我到这里，見大門未关，他躺在血泊里，喚他的女兒苏戌娟，也不知去向，找他的十五貫銅錢，也沒有了。奇呀！难道昨夜里他的錢財露了白，來了強盜不成。

鄰人乙：奇呀！他女兒向來不大出門的，現在那里去了呢？

鄰人甲：出了血案，快去報告保甲。我們鄉鄰都有干系的。

〔表〕婁阿鼠想：蘇戌娟不在家，正好向她身上推，不妨移禍于她，使人不會疑心到自己身上來，他就踏進一步。

婁阿鼠：我說行凶的不是外人。你們看！凶器是一柄肉斧，那有強盜殺人不帶凶器之理？再說蘇戌娟向不出門，怎麼昨夜偏生不在家里？定然是他女兒與人通姦，殺父盜財，如今畏罪逃走了。

〔表〕眾人都搖搖頭，表示不大相信。

秦古心：不會的！蘇戌娟忠厚規矩，平日誰見她与男人往來？

鄰人甲：是呀！誰人見有那一個男人与她勾搭？不會的！不會的！

〔表〕這時候地方夏總甲也來了，他看了尤葫蘆尸首与凶器，听得眾鄰人在爭論，便說：

夏總甲：你們不用爭論，還須急急分頭辦事。既然尤葫蘆皋橋有親戚，分一半人追往皋橋；留下一半人速往縣衙門報官相驗，查緝殺人的凶手。

〔表〕众人便照他吩咐，分头去做。秦古心領了三位鄰人往皋桥而去。婁阿鼠也跟在后面。

再說苏戌娟四更左右逃往皋桥，到天明时只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，在一处三叉路口迷了方向，不知往那条路走。她走得汗流口干，足痛难行。正在慌乱之間，忽見前面有个年輕男子，背了一个搭連袋，也正在赶路。她便上前問訊。

苏戌娟：請問客官，皋桥往那道而去？

〔表〕这男子对苏戌娟打量了一回。

熊友蘭：呀！小娘子緣何孤身行走，冒犯霜露，如此的匆忙。欲往皋桥，走此路是不錯的，前面便是皋桥。

苏戌娟：只因有要事投親，相煩客官引路。

熊友蘭：在下也往皋桥，你隨我行走便是。

苏戌娟：多謝客官。

熊友蘭：好說！

〔表〕此人姓熊，名友蘭，是淮安人，剛从苏州趁夜航船到无錫轉道往常州販貨，皋桥是他必由之路。当下一先一后在路上同行，彼此也來不及問姓名。行不多久，苏戌娟忽听得后面喊声不絕，原來秦古心等已經追踪前來。

苏戌娟还認為父親也在其內，驚吓得跌了一交。熊友蘭免不得扶攙她起來。正在此時，秦古心等已追到跟前。

秦古心：啊呀！大姐！你好！你好！逃往那里而去？

苏戌娟：什么？我往姨母家里去，怎說逃走呢？我去探親，有何不可呵？

众鄰人：嘿！嘿！大姐干得好事。

苏戌娟：呀！我沒干什么坏事吓。

秦古心：大姐！你的父親被誰人殺死的？这同行的男子，他是誰呵？

〔表〕苏戌娟猛听得父親被人殺死，如同青天里打个霹靂一般。

苏戌娟：呀！爹爹死了嗎？待我立刻回家！

〔表〕众人拉住了她。

众鄰人：且慢！这男子是你何人？

苏戌娟：我不知道，他是过路之人。

〔表〕熊友蘭因为事不干己，便待赶路。众人那里肯放，上前把他拉住。

众鄰人：呀！你怎么好脫身！

〔表〕熊友蘭大驚失色。

熊友蘭：諸位！我与这小娘子面不相識，她向我問路，欲往臬桥。我与她同路，因此一同行走。与我什么相干，却來阻止行程？

〔表〕婁阿鼠踏進一步，指着熊友蘭說。

婁阿鼠：嘿！你定然是苏戍娟的奸夫，倒也推得干淨，你跑掉了，难道叫我婁阿鼠替你抵罪不成？你肩胛上背的是什麼？

熊友蘭：這是錢袋。

婁阿鼠：噢！是錢袋，拿來數數看。

〔表〕熊友蘭不肯。眾人奪下他的錢袋，當場點數：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恰正也是十五貫。

婁阿鼠出乎意外的欢喜。

婁阿鼠：這……這……這不是真贓是什麼？好！你胆敢通奸殺人，拐帶苏戍娟同逃，真是罪大惡極，还敢抵賴不成！

〔表〕熊友蘭想：要講到這十五貫錢，我是理直氣壯的。

熊友蘭：什麼話！這是我店主人陶復朱交付我的十五貫銅錢，命我往常州販買篋箕、木梳。你們休要弄錯。別人有十五貫錢，難道我不能有十五貫錢么？錢是通行的，路也是通行的，你們怎可移禍江東，含血噴人。

婁阿鼠：誰相信你？天下那有这样的巧事？

〔表〕眾人也有些懷疑。熊友蘭就提出反証。

熊友蘭：諸位不要誤會！我是淮安陶復朱的伙計，

今天一早从苏州來，往常州去，陶复朱現住在苏州悅來客棧。这十五貫錢是他親手交給我的，你們不信，可以向陶复朱去对証。

〔表〕苏戌娟想：我不能連累这位客官，也据实而講。

苏戌娟：諸位叔叔、伯伯，不要誤会。这客官与我面不相識，他走在我的前面。我是迷失路途，求他引路。想我出門时，見我爹爹睡得正熟，十五貫錢好好的放在枕下，怎么說是这客官拿的？你們不可冤枉旁人。

〔表〕正在此时，縣衙門里派來了兩個公差，他們不問是非黑白，把熊友蘭与苏戌娟上了鏈子，拖了便走。

公差：是非屈直，你們到大老爺跟前去講，不会冤枉你們的，走呀！

〔表〕众鄉鄰跟着公差一起往縣衙門而去。

婁阿鼠也跟在后面。

婁阿鼠：（咕白）哈！哈！想不到这两个人做了我婁阿鼠的替死鬼。我倒要去看他們怎样一个結果；真是天曉得！

〔表〕一众人到了縣衙門里，公差把熊友